

理想的批评长什么样

——王晴飞《摸象集》阅读散记

□魏思考

一个写小说的人,要为一本评论集写评论,这多少有些不靠谱的意味,但通读全书,看着标注出来的密麻段落,我又觉得,以阅读札记的形式谈下感受总是没错的。在谈之前,我想先理清这本书写的是些什么,作者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态度,以及他心目中的文学批评的样貌,我再以此摘选出那些触动我的言论。这样的先后顺序,更为妥当。更重要的一点,从作者的那些真知灼见中,也更准确地看出王晴飞著文是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的。他的态度,以及对世界的认知,体现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青年批评家。在这些段落中,或多或少,我们也能明白,他的可贵之处。

正如王晴飞在这本评论集的自序中所言,“收在这本小书里的文章,是我这几年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集。我在治学上历来没有完整的规划,不免‘从心而欲’,看到哪里便是哪里,这也是‘破碎’的根本原因。书中所收文章,多是作家的作品论,偶有几篇略近整体的篇章,则是在阅读作家作品并试图阐释时产生的难题与困惑。当然,人的兴趣总有其大概范围,事后来看,我关注的作品,说起来无非是反映出人生的恒久性或时代性,也即是试图理解更广大范围的人心,或是察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异性。”不论是“从心而欲”,还是破碎,其实都恰好说明了《摸象集》在一定程度上包罗万象——它不仅是一本单纯地瞄准现当代文学作品,寄生于此批量产出的本文学评论小集。从中,一方面能看得出作者广博的阅读,又能发现作者对待文学批评这个主业的思索。

关于文学批评这个行当,或者说这门技艺,在《批评三题》中,作者明显感觉到,我们与文学世界之间,隔着一个文学理论的鸿沟。将过度依赖文艺黑话的评论用一个函数公式来展现:f(x)=y。x是作品,f是文艺黑话,y则是评论文章。只要将作品源源不断地放入文艺黑话的算法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文学评论产生出来……这样的评论是可以批

发的,并且立等可取的。由于不是批评家,我平时看文论不多,偶有涉及到自己的会读一下,当然,夸赞自己的评论难免会觉得要更好一些。但对于文论本身,总体的观感,也如晴飞所言,黑话过多,倒是不知其所以然了。所谓大道至简,我喜欢那些用简单的道理来阐释复杂问题的文字,但作为写作者,我也不免因此自我反省:当下的文学作品,有些也确实不太值得去粉饰,或许从其中找出纰漏,进行贬损,更能体现这些文学作品的价值。而关于理想中的批评,或者说理想中的批评家,作者也有精彩有趣的论述,“即作为批评者,要努力使自己变得丰富一些,譬如研究文学而偏不读文学书,在阅读上要尽量做到‘牙好,胃也好’。牙好,可以嚼得动;胃好,可以吃得进。只有广泛涉猎,才能造就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全的人格,兼有趣味的综合与理智的分析。”文学和文学评论都是综合性技艺,文学评论家自然应该是“杂食动物”,这就是所谓的“牙好胃也好”。而晴飞的追求我想或许还不止于此,他更注重的可能是文学对于人的作用——文学应该使人变得更好,使人的精神、人格更健全,而不是相反。

在《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一文中,作者写道,“权力需要限制,道德权力虽说是一种虚化的软性权力,一样可以使人内心膨胀,以宇宙真理在握者自居,变得专制蛮横,勇于粗暴干涉他人。于己,是使自己的心灵变得粗糙僵硬,缺乏对更丰富的世界和人生的感知;于人,是视天下人皆为蝼蚁而自己独为英雄教主——这其实恰恰丧失了道德追求和坚守的本意。”就像维特根斯坦的道德追求是一种搏斗、一种挣扎。对他来说,坦诚地直面自己内心,克服怯弱,避免因骄傲和虚荣而起的内疚,才是真正的道德。道德并非得自于遵从由外部施予的信条,道德是人在内部觅得的品质。道德与其说是一种教化,不如说是一种救赎。

在《两件事说成了一件事——读贾平凹

长篇小说《极花》》中,作者直言不讳,“文人对乡村的印象和怀想,往往难以超出两种类型,一是哀叹今日的破败与‘凋敝’,一是怀念曾经的静穆与和谐,两者其实分享着同一类型的思维和情感模式,即都没有将农民当成和自己一样有思想、有情感、在变动的社会中追求更好的生存的人,而只是将他们看作过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神秘生活的神秘群体。”我和晴飞都在农村长大,至今许多亲友仍在乡村生活。初读到这段话,心中一颤。农村和农民,需要的不是猎奇的目光,更需要的是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去关注他们的生活。

除了以上所选这些段落王晴飞对我的启发,读来尤为感动的,还有在《经验、文学与“无穷的远方”》中,他对文学的肯定和理解,“对人类内心黑暗面的深层体察,固然丰富了对人性的认知,但过度体察也可能损伤对人性广度的理解,走向偏至,因过于深刻而失去广度。文学要切中更广大的内心,使我们更多地去理解、关心他人。当我们各自握手中碎片化的观念、片面的知识而各执一词时,也只有文学的感受可以使我们放下偏执,想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愿意倾听别人,习得感知他人痛苦与欢欣的能力。这是感受的力量,也是文学的力量。如果文学都碎片化了,将人各各分离,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接近与亲近彼此呢?”作为一名写作者,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是能够感受到力量的,这让我们在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以后仍能坚信文学的力量,也提示我们文学可以更深刻,但不必因此走向狭窄。

在《摸象集》一书中,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篇目,令我眼前一亮的,还有《杨康之死》这篇。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杨康”这个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的死,串联起中国史传、笔记中人物的身世问题,妙趣横生,好读又好玩。少了诸多当代文学作品设置的条框和人情意味,更能在里面展示出王晴飞内心世界的有趣和行文轻柔的身姿。作为读者,我希望他能多写点这样的文章。

评论者和作家之间的真诚对话

——读徐兆正《总体性的碎影》

□刘绍禹

徐兆正的《总体性的碎影》收录的文章大致有以下三类:文本细读,文学史论,思想随笔。无论是放入“历史理性”的眼光重读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连续以三篇文章细读阿乙小说作品,还是用作家群像建册立史的形式书写关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学术散文,徐兆正皆拒绝了以判断作品好坏为目的的“互联网评论”作为批评模型,而是启用一种超脱于产品化评价系统的、用文本论文本的文艺批评。

拒绝想象等于不断生疑,而“生疑”是迈入充满重重复杂问题的现代生活的唯一有效路径,向问题提出问题,也是现代学术工作中解题的确信妙招。在ChatGPT“一键求知”的科技环境下,各路答案纷至沓来,拼凑而成,在一个只要动动手指,答案就能淹没问题的现实里,对“问题是什么”的锁定,有时比“答案是什么”更重要。徐兆正的评论不是让读者知道他谈的这部作品的好坏,读者要将他的评论视为在对所评述的作品进行一种最高级的赞美——由衷地重视这部作品的精神实质及其与社会精神的关系,用给一部作品写出富有深度的评论方式,去肯定这部作品在当今出现所产生的存在意义。徐兆正呼吁读者面对作品,不要进行点赞式的阅读,而是侦探式的,把评论当做对作品的筛选、警戒、排除。他在这部评论集中,对主张的这一标准从无从松懈,成功建立一个有效的“对话模式”。

例如他在评论林那北小说《每天挖地不止》时,从头至尾用福克纳小说里“沙多里

斯”“斯诺普斯”这两个衡量道德的概念,渗透进林那北的福州地域故事文本,穿透文学的中西分野,用经典工具拆解小说,提醒作品中较易被忽视的细节,不使读者在读毕小说后产生“遗忘”。徐兆正的这种以读带读,以故量新,一面是敢于用经典作品的模量衡量鲜活的新作,一面是启用最多的知识储备帮作品诊断,探究其经典性的真伪。这种“对话模式”也生成了立体感的文学评论。徐兆正善于从线索找主题,从经典找当代呼应,再从这主题呼应上看作品是否完成了其自身。这和单方面地断定完作品好坏再弃之不管相比起来,是更成熟的观照文学的方式。

徐兆正对他所评述的文学作品皆认真对待。徐兆正的评论有因“把所有作品挨个过了一遍”(张柠教授语)而不再惊奇所引发的深沉持重,也有被新作品打开新思路后的满目惊奇。他引导读者和紧随其后的研究者去发现这些作品中真实存在的值得注意的要点,这当然基于他庞大的阅读量。

后现代文学写作中包含一具体分支:超链接小说。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无尽的玩笑》、品钦《万有引力之虹》、阿乙《未婚妻》。这些承载丰富信息量的文学作品,不是“想哪写哪”的肆意纵横,而是目的精确的“指哪打哪”,作者将图书、资料置入作品文本中,让作品得以更为清晰地围绕主题,也是为作品内容含量扩容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徐兆正的文章可属“超链接评论”,需要旁征博引时,他在浩繁的“已读”库中立即调用具体文

本中的例证,这些前人相关论述、有效关联作品,让他在自己文中的论述逻辑清楚,也让他的评论始终处在流动沟通的开放状态。在徐兆正所说的总体性破碎的情况下,评论的容纳量、可启发性,也许是让被现代性打成“碎片”“断影”的知识实体,在相互关联中暂时起效的可行办法。

《总体性的碎影》这本评论集便是这样,用一个“知晓”去抵达数个“知晓”。当评论再被读者观看时,会发现对问题的探究没有终点,阅读和任何日常行为一样,不应以评价作为终结。徐兆正的论述的品质在于,作品是他思考的起点、索引,他写的是主张别停下脚步的论证。

徐兆正的评论是借一具体课题专注做文章,不时提出一次精准的评述。这种“定论”不是随手指点,是完成奋力论证后,精确地回到终点也是起点——谈一部作品。他为作品孜孜不休地辩证,用容量捕捞碎影,必须完成这番思维跋涉方才达成论证。

《总体性的碎影》读到的中途,很难不为作者通读了几乎所有经典作品而打动,做文学批评本质也是阅读、观看。但这本书最动人处,是徐兆正无论怎样论述,都首先默认作家们是诚实的。归根结底他的阅读、辨析是为观作家的心理,默认作家的形式与表达是他们真实心灵的出口。这造就了评论者和作家之间充分的文本信任和情感信任。《总体性的碎影》不仅是“文学的密林”、“文史中的互文”,也强烈关乎人的心灵所关意的种种片刻。

瞻“前”顾“后”的批评

——读顾奕俊《现实主义的多重镜像》

□韩松刚

辨析,极其艰险,又极为深情。顾奕俊的评论,还会惊异于他那种保持自主的独立和激情,一种极容易被学术生产消弭、遮蔽的文学直觉,使得他的评论显得灵动而鲜活。《小说里的青年之相与青年之境》中对“青年”和“青年性”在当今世界何去何从的感叹,清醒而又不失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那些“躺平”的“90后”青年不同,“90后”顾奕俊既不“丧”,也不“佛”,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他的批评实践一样,坚实而宽广。

或许取法于他的导师何平教授,顾奕俊的文学评论亦有着一股强烈而突出的“现场感”。评论集

第三部分“现场与短评”即可看做是这一批评风格的最直观表现。事实上,不管是对文学历史问题的溯源和追问,还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评析和阐释,他基本的批评立场都是将文学和当下进行恰适的关联和想象,也是在这个层面上,顾奕俊的文学批评才得到了真正的确立和发展。“现场感”还和他对同代人创作的聚焦有关,从王安忆、毕飞宇等著名作家,到孙频、朱婧、三三青年作家,顾奕俊对他们的写作,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文本迷恋者,而更像一个问题发明家,他的对于作品的解读、对于作家的阐释,都致力于一种对自我批评的建



近年来,浙江省文学评论界涌现出一批思想敏锐、充满激情的青年评论家。为了建立一支有影响的浙江文学评论家队伍、为浙江的文学发展插上评论的翅膀,浙江作协推出“浙江文坛·新批评丛书”。这部丛书两年一辑,每一辑推出3-5部浙江评论家的批评、研究成果,希望以编撰出版丛书为着力点,通过长期扶持培育,推出一批有现实意义、有学术价值的浙江文学评论成果,凝聚一支有导向性、有战斗力的浙江评论家队伍,形成浙江文学创作与评论相辅相成、两翼齐飞的格局。这一辑推出四部评论文集:王晴飞的《摸象集》、赵霞的《童年的诗学》、徐兆正的《总体性的碎影》、顾奕俊的《现实主义的多重镜像》,现刊发相关评论,以飨读者。

——编者

宽阔视野、问题意识及独到眼光

——评赵霞《童年的诗学》

□纳杨

作为一位“80后”批评家,赵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她已出版9部个人学术著作,也不仅是因为她的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更多的是来自她的批评著述。她的《童年的诗学》是近10年间学术研究成果的自选集。就像她在自序中所说:“本书收录了我二十余篇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研究论文,它们记录了我个人这些年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志趣。”这个选本从作者发表的200多篇论文中精选了21篇,几乎都是发表在核心学术期刊的,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学术轨迹以及学术特点。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视野宽阔。赵霞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围绕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领域展开的。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展示了作者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研究视域所达之宽阔:“儿童文学现场”主要是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状况的观察和思考;“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是对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心得与真知灼见;“童年观与童年文化”是对童年与童年文化研究的成绩;“童年审美经济与童年美学”可以看作是童年文化与童年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聚焦于经济消费与美学的批判性思考。从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到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从儿童文学创作本体到以儿童文学为核心的文化研究,从创作到出版、传播、教育,从文学范畴到经济消费范畴,她的视线所及,涵盖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各个领域。我以为,这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赵霞的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研究,就是因为具备了宽阔的视野,而展现出大气宏阔的气象。

赵霞的研究常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她的几乎每篇论文中都能看到作者对所论及现象或作品的深入观察思考,之后提出问题,再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论述。在《电子图画书:图画书创作、出版与研究的新趋向》一文中,作者对电子图画书这一新兴童书形态给予了较大的热情和鼓励,论及电子图画书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明确提出当电子图画书的“操作性”和“互动性”这两大优势是建立在忽视作品文学探索性及文学品质的代价之上时,“这一童书新形态的探索也许将很快走到尽头”。同时,从创作模式、艺术可能、文本价值三方面给出了建议。文章有破有立,有接受创新的热情又有冷静理性的思考,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战争语境中的童年书写——论李东华长篇小说《少年的荣耀》》一文中,对这部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艺术创新作了充

分且深刻的剖析。由这部作品还提出了关于这类儿童小说的一些特殊艺术表现命题,其中“如何以更人性的方式引导孩子走出战争的创伤,认识战争中和战争之后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本真意义”可谓切中了儿童文学书写战争的意义要害,那就是让人们认识战争的残酷却不执着于战争的创伤,由此对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有更透彻的认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种观念视角的意义》一文是作者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时,应邀在该校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所作的演讲整理稿,呈现出作者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转向、趋势的发现与把握,通篇充满着作者对这一论题的学术热情,闪烁着批判性思考的亮点。

本书所收论文,也见出论者独到的眼光。在《另一种规训——作为教育故事的杨红樱童书》一文中,作者毫不讳言评论界对杨红樱作品的争议,但也无意于对这些争议进行辨析,而是另辟蹊径,从教育观念和教育理想的角度,对杨红樱的创作进行分析。作者虽然从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的角度对杨红樱的创作给予了肯定,但也从其作品中看到了这一创作追求没能持续深入下去的问题。在《乡土的伦理——论王勇英的儿童小说及其现代性书写》一文中,作者敏锐地抓住了王勇英笔下的乡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特征的呈现,源于王勇英写作所指向的根本关切点,即“童年以及从童年的土壤和根须向上生枝发叶的人的成长”。的确,王勇英小说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传统

文化和乡村经验的表达,而在书写当下乡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写到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变化、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等等,这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故事,使王勇英的乡土小说具有浓浓的现代性意味。在《曹文轩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化进程》一文中,作者从曹文轩的文学艺术特色和中国儿童文学国际传播实际双重维度,对中国作家首次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一重要事件作出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从学术的角度阐明这一事件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童年的诗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学术性很强,读来却并不晦涩难懂,这也是赵霞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在赵霞的论文里,论述条理清晰,说理而不只为了说理,更是为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辨析而不只看一面,甚至是看三面四面,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把问题谈透。希望能有更多的像赵霞这样具有宽阔视野、问题意识和独到眼光的研究者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

造。他要在他者文本的世界里,建构自己对世界、对人性、对文学的价值立场。顾奕俊似乎是要通过批评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批评家的问题意识和疑惑之心。

读顾奕俊的评论,还会惊异于他保持本色批评的那种固执和坚持。尽管也是学院出身,但顾奕俊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少有人那种令人厌倦的“学院腔”,少有那种理论的崇拜和滥用。他的批评,透着一种深沈的理性色彩,但这理性不是靠理论的光芒来炫耀,而是依赖于自我对世界、对文学强大的认知能力,和逻辑严明的批评表达能力。这种“理论之后”的理性,来源于何处呢?我想,应该是来源于作为一个独立个体,那种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文学直觉、自身经验和审美认知。

顾奕俊的评论,有一种瞻“前”顾“后”的全面和妥帖。好的批评一定是向前看的,《一种未来猜想:当小说成为常态化的“滞后性文本”》对小说这一文体在未来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

极具危机感和前瞻性。好的批评,也一定有一种向后看的目光,《现实主义的多重镜像》《“先锋文学”:何以成为自己的敌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如米路,方知去处,虽然这去处也不见得是多么明晰。尤其是置身于这纷杂的文学现场,瞻“前”顾“后”之下,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可能才会更全面,也才能在更大程度上破除因个人局限而带来的批评偏见。因此,在我看来,顾奕俊批评的最大特色,就是这种置身现场下“瞻前顾后”的能力,而且也因为这种能力,让他不会在文学的喧嚣中迷失了自己,从而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总的来说,《现实主义的多重镜像》不仅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对青年写作和诸多文学问题进行了辨析,同时,顾奕俊也通过自身的批评实践告诉我们:文学批评应关注整个复杂的文学现场和宏阔的文学场域,包括那些逝去的、新兴的一切文学现象和文学力量。